

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研究

——以渝湘交界地洪安镇和茶洞镇为例

向从武^{1 2}, 谢正发³

(1.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2. 长江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 重庆 涪陵 408100;
3. 长江师范学院 武陵山片区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 涪陵 408100)

摘 要: 民族特色村镇旅游扶贫效果的好坏, 最为关键的就是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与否。文章以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为线索, 分析了武陵山片区跨省边缘民族特色村镇: 重庆市秀山县洪安镇和湖南省花垣县茶洞镇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的条件与障碍,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两镇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相关问题, 并从四个方面构建了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协同机制, 以期为民跨界地区特色村镇的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旅游扶贫; 协同发展; 武陵山片区; 民族特色村镇; 机制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19) 04-0079-05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9.04.012

一、引言

旅游扶贫作为重要的扶贫手段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但是, 旅游扶贫的效果到底如何, 一直是学者关注热议的话题。一方面, 认为旅游可以增加就业岗位、拉动基础建设、增加农民收益、促进经济增长, 可改善贫困地区面貌。^① 另一方面, 认为旅游具有显著的挤出和“漏损”效应, 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起不到改善作用, 甚至使贫困状态进一步恶化。^② 此外, 还有学者对旅游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评价。^③ 笔者认为, 导致学界对旅游扶贫效果的认知出现分歧, 最为关键的就是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与否。对于旅游协同发展研究, 有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李树民认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并探讨了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④ 郑旗认为旅游协同发展是旅游合作的高级阶段。^⑤ 尹少华、冷志明探讨了

武夷山区行政区边缘经济协同发展问题。^⑥ 熊正贤和吴黎围认为旅游扶贫既是经济问题, 也是民生问题,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已经彰显出巨大的优势和潜力。^⑦ 但纵观现有研究, 多是宏观经济发展导向研究, 而对跨省市边缘同质化民族特色村镇的旅游协同发展机制问题, 学界的关注度还不够。

武陵山片区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该区域旅游资源丰富, 自然风光旖旎, 民俗风情浓郁, 历史人文厚重。这里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地, 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与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富集区高度叠加。近年来, 该区域抓住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等系列政策机遇, 大力发展旅游业, 很多民族特色村镇依托当地优势的旅游资源, 通过适度的旅游开发, 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希望以此带动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然而, 在利益驱动下,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条块分割严重, 各种利益主体难协调, 旅游开

【作者简介】 向从武,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项目“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研究”阶段成果。

① DFID. Tourism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untapped potential [R]. London: DFID, 1999.

② 栗娟 《武陵源旅游扶贫效益测评及其优化》, 《商业研究》2009年第9期。

③ 王志章, 王静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 李树民 《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模式与动力机制》, 《旅游学刊》2005年第3期。

⑤ 郑旗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研究》, 《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⑥ 尹少华, 冷志明 《基于共生理论的行政区边缘经济协同发展——以武夷山区为例》, 《经济地理》2008年第3期。

⑦ 熊正贤, 吴黎围 《进程与展望: 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30年》, 《长江师范学院》2018年第3期。

发不能有效形成合力,甚至同质化恶性竞争严重。导致各民族特色村镇的旅游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甚至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大大削弱了旅游扶贫的绩效。本研究以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旅游扶贫为例,考察了重庆市与湖南省交界地秀山县洪安镇和花垣县茶洞镇的旅游协同发展情况,证实两地旅游扶贫存在协同机制缺失的问题,并分析两地协同发展的条件和障碍,探索构建两地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机制,以期为跨行政区的民族地区特色村镇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协同发展对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 小镇旅游扶贫的指导作用

(一) 协同发展理论

协同理论源于希腊文 Synergetic,意指关于“合作的科学”,是1977年由联邦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①协同理论认为,一个系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构成,子系统又由众多的要素组成。各子系统、众多的要素之间从无序、分散、抵触变得有序、整合、协作时,就会产生协同效应,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或多赢局面。这也是协同发展论的基础。旅游小城镇的协同发展模式分为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协同、产业集群协同、产业集群与环境协同三个协同层次。^②更多的研究认为,协同发展既有竞争,也有协作,在竞争中提高技术水平、工作效率,在协作中共建共享事物发展的成果和效益。笔者认为协同发展具有典型的特征。首先,协同是多样性的,涵盖制度、体制、科学、教育和道德规范等多个方面,共同竞争,相互促进,从而达到全面的协同发展。其次,共同的竞争要有公平的体制机制保障。这就需要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协同体制机制,以维护同等条件下的公平竞争。其三,要具有协作共赢的理念。竞争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优胜劣汰,而是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促使双方发挥各自特长,或继续发挥优势,以求得双方或者多方的共同发展。

(二) 协同发展的指导作用

武陵山片区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座,有国家级特色小镇5座,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7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7座,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30个,具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风情

的特色村镇不胜枚举。武陵山片区山同源,民同俗,旅游资源以山水自然风光、土苗民族风情、历史人文为主,尤其是民族特色村镇,建筑风格,土家族、苗族服饰文化,饮食习惯,民俗风情大同小异,甚至传统风貌也千面一律,具有高度的同质化色彩。笔者认为,武陵山片区特色村镇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也是一个大系统,包含众多的子系统,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社区之间,甚至三者之间都可组成不同的子系统,不同的子系统又由众多的要素组成。各要素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共同作用,既竞争,又协作。如果竞争大于协作,势必会引起同质化竞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协作大于竞争,则有诸多有利之处。其一,可避免旅游产品同质化竞争。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小镇本身就具有高度同质化色彩,如果不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同一条黄金旅游线路辐射带范围同质化竞争将产生极大损耗,甚至是两败俱伤。其二,可统筹协调多方利益。民族特色村镇政府、主管部门、企业、景区、旅游经营户、原住民等要避免市场壁垒,扬长避短,必须认识到自身在旅游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只有共同努力,做大蛋糕、协同发展才能产生协同效应,才能实现旅游扶贫的多赢局面。其三,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民俗风情浓郁,原住民的生活习俗、节庆活动、特色建筑等都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特色和品质,原住民是维护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理应享受到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其四,有利于进行旅游品牌的营销推广。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对于区位相近,产品同质化,品牌营销会导致搭便车的情况,从而使各方都不愿在旅游品牌营销上花费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最终造成旅游目的地群体性的品牌形象不明晰,导致整体性品牌竞争力弱化。构建旅游品牌营销的协同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这一矛盾。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众多,洪安镇和茶洞镇地处重庆市和湖南省的交界之地,两镇地域相接,山水相依,隔河相望,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民风纯朴,均是典型的汉族、苗族、土家族杂居小镇,探讨两镇的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问题,更具有典型的指导示范作用。

① 李湘州 《协同学的生产与现状》,《基础科学》1997年第4期。

② 钟家雨,柳思维 《机遇协同理论的湖南省旅游小城镇发展对策》,《经济地理》2012年第7期。

三、渝湘边界洪安镇与茶洞镇旅游扶贫协同发展的条件与制约因素

(一) 协同发展的条件

1. 区位与交通条件。洪安镇、茶洞镇两镇位于湘渝黔三省市交界处, 分别属于重庆市和湖南省管辖, 与贵州省松桃县迳驾镇接壤, 均有“一脚踏三省”之称。在交通条件方面, 两镇距秀山县城49公里, 花垣县城25公里。距离张家界荷花机场147公里, 贵州铜仁大兴机场110公里。南靠枝柳铁路吉首站71公里, 西靠渝怀铁路秀山站50公里。吉茶、张花、渝湘高速在此交汇, 分别设有边城、洪安两个闸道出口。国道G209、G319线在此交汇。清水江贯穿全境, 水陆交通十分便利。自古以来洪安镇、茶洞镇就有西南门户之称。此外, 两镇还是武陵仙女山——黔江小南海——酉阳桃花源——张家界森林公园(或凤凰古城)黄金旅游线路上的中点站。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是两镇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

2. 旅游资源禀赋。茶洞镇系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洪安镇为重庆市特色小镇, 两镇依山傍水、绿树成荫, 河水碧波荡漾, 水平如镜, 旅游资源禀赋高。洪安古镇有二野入川司令部旧址、三不管岛、河滨公园、一脚踏三省景观亭, 九龙坡森林公园、“象鼻吸水”等自然景观。茶洞镇有边城翠翠岛, 《边城》小说中主人翁翠翠的雕塑矗立期间、百家书法园、国立第八师范旧址、太平军石达开西征将士牌位, 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宿营指挥所、八排瀑布、仙人洞等。两镇隔清水江相望, 已经融为一体, 清水江两岸的古建筑群立, 四合院纵横交错, 封火墙自成体系, 其工艺、造形独特, 苗家吊角楼、古镇的林立店铺及青石板街、保存完好的古镇城墙、土家苗寨风情别具一格。丰富的旅游资源是两镇旅游协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3. 基础设施条件。两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县相关部门的支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对景点的修葺和建设。秀山县洪安古镇二野入川司令部旧址、三不管岛、河滨公园、一脚踏三省景观亭, 茶洞镇的翠翠岛、百家书法园、国立第八师范旧址, 以及两镇的沿河渡口都旧貌换新颜。二是全面启动古建筑恢复工程, 修复四合院, 恢复石板街等工程, 两镇的明清时期建筑风貌得到了恢复, 两镇均新建了文化广场。三是新建了旅游基础设施。洪安镇新建了文化旅游商品一条街和洪安特

色饮食文化一条街。茶洞镇进行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旅游接待设施建设。两镇新修了沿河两岸河堤步道、码头, 以及购置游船100多条。沿河两岸新建特色酒店30多家, 其中特色民宿5~6家, 床位500余张; 特色的沿河餐馆10多家。旅游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步改善, 使两镇旅游协同发展具有更大的空间。

4. 一体化管理。两镇地域相接, 山同脉、水同源, 山水相依, 隔河相望。2004年起, 两镇共同研究制定了《水上船舶管理办法》, 共同维持边区的航运秩序, 共同维修边区的生产生活渡船, 共同规划建设边区渡口。建立了轮值理事制, 矛盾纠纷联合排查制, 情报信息通报制, 治安联防、联调、联打等, 共同维护边区治安和稳定, 为创造平安旅游环境保驾护航。共同举办文化体育艺术活动, 每年定期举行龙舟赛、文艺汇演等, 不断加强边区人民的交流往来, 共同传承民间传统文化。每年“边城端午龙舟赛”“边城之秋文艺汇演”以及“边城翠翠苗歌节”规模最大, 吸引游客最多。一体化管理体制稳步推进, 为两镇旅游协同发展提供了体制保证。

(二) 协同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虽然两镇旅游协同发展已具备诸多条件, 但从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角度来看, 还存在较多障碍。

1. 协同体制不完善。渝东南秀山县的洪安镇, 湘西州花垣县的边城茶洞镇, 一衣带水, 紧紧相连, 两镇都在大力推进旅游扶贫。但在推进的过程中, 行政分割制约不容忽视。导致优质旅游资源被行政分割情况严重, 交叉管理、跨区管理、三不管等现象同时存在。致使在一些项目规划、开发及政策制定时, 各方都在打小算盘。由于重庆是市直管县、镇一级都是正处级单位, 而茶洞镇为正科级单位, 双方在协调推进相关工作时, 都必须邀请花垣县领导参与, 所以相关协调工作执行起来并不顺畅。两镇的旅游开发均是不同的旅游开发公司, 两镇都要卖票, 都有各自打造的景点, 直接导致两地对发展旅游心态各异。由于扶贫主体协作程度不够, 地方政府、开发商、原住民、贫困户不能形成合力, 很难形成有效协同。

2. 社区参与不充分。旅游产品过度依赖核心资源, 且大多处于低层次水平, 不仅规模小, 而且接待能力、水平有限, 能吸纳当地农民就地就业的人口很少。总体而言, 旅游产品大同小异, 缺乏创意, 不能形成产业链, 产业的延展性也比较弱。具

体来看,首先,产业业态方面:秀山县洪安镇、花垣县茶峒镇景点建设已见成效,均已经开始收取门票。服务业主要是酒店、餐饮、农家乐、休闲观光等方面,普遍规模不大,经常受到淡季无客、旺季爆满而又接待受限的困扰,盈利能力有限。旅游纪念品、特色土特产整体比较缺乏,甚至处于空白状态。原住民往往综合素质较低,在旅游扶贫的利益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发展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表现突出,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从事旅游活动经营管理和 service 管理工作的能力不足,发展机会大大受限。更为重要的是其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旅游创业的原始资本。只能从事旅游产业中无成本或低成本的经济活动,产出效益比较低。

3. 利益分配不健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制度的价值目标应该是“公平为主,兼顾效率”。^①由于两镇的旅游开发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认真考虑各自在横向合作中的区际分工,旅游产品同质化,甚至恶性竞争。旅游开发公司主要还是以门票收入为主,旅游从业人员以餐饮、住宿、游船为主。由于两镇旅游开发分属不同的旅游开发公司,洪安镇各景点门票105元,茶洞镇各景点门票60元。很多游客玩在茶洞,餐饮住宿在洪安。从而导致两镇旅游开发公司心态各异,缺乏做强做大的勇气。此外,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两镇古街原本是集贸市场所在地,改为发展旅游,一些农户古建筑住房申请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由政府部门补贴1000元左右的保护经费,农民既要继续生活居住,同时又不得改建扩建,根本无法参与餐饮、住宿等旅游经营活动,收入不增反降。维护古镇建筑风貌和传统人文风俗的补偿机制更无从谈起,导致原住民和开发商关系紧张。

4. 品牌营销不统一。茶洞镇原名茶峒镇,因沈从文《边城》而闻名,为发展旅游,将茶峒镇改名为边城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边城镇并没有为古镇旅游带来明显改善。由于沈从文为湘西凤凰人,很多游客都以为凤凰就是边城,茶洞镇这一边城的原型地反而被凤凰古城旅游形象遮蔽。近几年又改回茶峒,因地方政府领导认为“峒”字有落后、愚昧的意味,直接改为茶洞镇。临近茶洞镇的秀山县洪安镇,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也在重庆地

区大势宣传《边城》电影取景地、原型地形象。茶洞镇一直也是主打边城旅游宣传牌。导致两镇旅游目的地形象,相互遮蔽,两镇都不愿大力投入品牌宣传经费,以免对方搭便车,没有形成1加1大于2的品牌营销效果。

四、旅游扶贫协同发展的机制探讨

(一) 探索多元化的旅游扶贫协同机制

两镇旅游扶贫协同是一个大系统,由多个子系统以及若干要素组成。要使众多的要素协同发展,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打造旅游协作平台,建立多元化的旅游扶贫协作机制。一是成立大边城旅游开发管委会。为两镇旅游开发、规划、推动项目实施、旅游服务监督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并负责组织举办各种旅游活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就大边城旅游发展的相关事务进行研究和作出决策。二是共同组建大边城旅游开发集团公司。以两镇旅游开发公司为基础,以优质旅游资源为载体,联合游船公司,特色民宿、餐饮,成立集团公司。三是推进旅游线路的规划与整合。打破地方保护的藩篱,改变两镇门票分销的现状,将两镇的旅游线路、景点充分整合,一体化捆绑销售。优先支持区位优势、交通便利、旅游资源好、有鲜明特色、有发展基础的民族特色贫困村。四是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修建三不管岛到翠翠岛的廊桥,建立洪安——茶洞——翠翠岛——三不管岛——洪安的循环旅游交通网络。共同打造游客服务中心,共建大型停车场,组建旅游末端交通体系,联合运营游船公司。

(二) 共建多层次的社区参与制度体系

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的支持,和社区人口的参与,尤其是旅游企业直接参与旅游扶贫中,可发挥直接作用。^②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区参与制度,提升贫困人口参与的能力,不仅要提升社区人口的参与广度,还要注意参与的深度。一是以提升农民的参与能力为核心,开展乡村旅游带头人、乡村旅游经营户、民间工艺传承人、贫困旅游就业人员等四类人才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持续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二是创新投融资模式,发展富有本土

① 卢丽娟,曹务坤,辛纪元《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的财产制度瓶颈与破解》,《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② 王兆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特色的乡村旅游扶贫合作社, 或与社会资本联合创办乡村旅游企业, 以实现旅游扶贫的最大效益。三是坚持旅游扶贫和优势互补、差异发展, 深入推进“一村一品”, “一景一特”工程建设, 将旅游扶贫与新农村建设、城乡风貌改造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四是与电商企业合作, 优先支持有条件的旅游扶贫村建设旅游扶贫电商平台, 构建互联网+旅游+扶贫模式, 组织实施特色农产品外销。五是加强区域旅游协同, 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充分利用“旅游+”“互联网+”“生态+”等模式, 实现旅游业与多个产业部门的融合, 充分利用旅游业的乘数效应。

(三) 完善边城小镇旅游利益分配制度

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 关系到旅游目的地安全稳定, 完善边城小镇旅游利益分配规则, 可以更加凸显原住民的主人翁地位, 有效提升旅游扶贫绩效。一是合理地分配政府、投资商、农民之间的利益所得。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做好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工作。根据按劳分配制, 取得利益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各主体的工作内容以及责任进行明确, 未完成制定责任的利益分配应受到相应的限制。二是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由于农民承担责任及工作时间可能较少, 但其积极主动地传承本民族文化, 进一步塑造少数民族特色, 打造旅游核心吸引物, 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景区, 其贡献的

武陵山片区的生态环境、特色文化应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 由政府 and 开发商按照一定比例对农民进行利益补偿。三是建立边城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 民族村寨旅游不仅要有特色, 而且还要可持续性, 重点扶持发展家庭手工业、鼓励开发生活类富有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四是积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建立扶贫资金投入、贫困户入股分红、土地投入等资产收益分配机制, 让贫困户更多地享受乡村旅游发展成果。

(四) 共享边城旅游品牌与营销网络

边城民族特色品牌是两镇旅游发展依赖的基础, 也是两镇旅游扶贫协同发展的基石。一是需要两镇打破行政壁垒, 抛弃边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论争, 共享、共建, 共同维护边城小镇这一民族旅游特色品牌。二是创建边城小镇门户网站, 作为旅游者了解洪安和茶洞的窗口, 通过网络平台, 统一口号, 实现联合促销, 进行新媒体在线宣传推广, 整体推介大边城旅游, 打造边城小镇整体品牌。三是共同打造渝湘黄金旅游线路节点。共同建设好武陵仙女山——黔江小南海——酉阳桃花源——张家界森林公园(凤凰古城)黄金旅游线路上的中点站, 共同开拓湖南、重庆及周边市场。四是共同策划边城旅游节、翠翠苗歌节、沈从文学术交流会、绘画、摄影等旅游主题活动, 提升翠翠、边城等旅游品牌形象和吸引力。

On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own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nd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Hong'an Town and Chadong Town in the intersection area of Chongqing and Hunan

XIANG Cong – wu^{1 2} & XIE Zheng – fa³

(1. School of Management,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Fuling 408100,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reen Development i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Ful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he key measure for the effects of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own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s whethe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our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or not.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synerget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ouris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and obstacles for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two trans – provincial town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Hong'an Town of Xiushan County in Chongqing City and Chadong Town of Huayuan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two towns, and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hu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uch towns in cross – border areas.

Key words: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uling Mountain Area; town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责任编辑 俞 茹)